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楊景猷

羣書考索卷十一

宋 章如愚 撰

諸子百家門

百家類 雜家

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葢出史官之職也放此爲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傳是以雜錯漫羡而無所指歸 雜家者流

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羡而無所歸心

漢志

新語漢陸賈撰本傳高帝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今存二卷

新書漢賈誼撰雜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本七十二篇劉向删定爲三十八篇今皆存本傳所載治安策今

釐爲數篇各立題目雜見于新書隋志以賈子名
淮南子鴻烈解漢淮南王安撰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
由雷被等八人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
新序漢劉向撰遠至舜禹次及周秦古人嘉言善行悉
採摭序載總一百六十三章本朝曾鞏校其差誤爲之
序
說苑漢劉向撰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凡二十篇
按崇文總目今存五篇餘亡後曾鞏得十五篇與舊合

二十篇而爲之序

論衡後漢王充撰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荅以瞽頑舜神鯀禹惡聖夫自序其世家固當以孝親爲主而乃盛矜於已厚辱其先責以名教罪莫大焉史通

風俗通後漢應劭撰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後世服其洽聞

昌言後漢仲長統撰論説古今及時俗行事因著論名
昌言凡三十四篇今存十六篇
申鑒後漢荀悦撰悦志在獻替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
辨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今所載政體時事俗嫌雜言
上下凡五卷本傳止載政體一篇
中論後漢徐幹撰幹病辭人工麗美之文乃著中論二
十篇闡宏大義以示學者其書雜論治道脩身學問之
要旁及歴家壽夭之説

博物志晉張華撰采錄雜說異聞名類不一而足多所
攷正

劉子題劉晝撰泛論治國脩身之要雜以九流之說凡
五十五篇唐志云劉勰撰今袁孝政序云劉子者劉晝
字孔昭傷已不遇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劉
歆梁劉勰劉孝標作

俗書南唐宋齊丘撰凡百十篇言道與術中卷言德與
仁下卷言食與儉

古今注晉崔豹雜取古今名物各爲攷釋凡八門

讖緯漢順帝陽嘉三年太史令張衡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書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又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閣定九流亦無讖録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貲不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農家

農九家百一十四篇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漢志 農者所以播五穀藝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叙八政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是也鄙者為之則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神農二十八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許行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藝文志

氾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爲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藝文志

小說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也致遠恐泥是以君

子弗爲也然亦弗㓕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謡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

而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隋志

兵家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

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吕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録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漢志

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周官大司馬掌九伐之法以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義故能誅暴靜亂以濟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爭伐尋常不撫其人設變詐而滅仁義至乃百

姓離叛以致於亂 隋志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形勢者靁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

諸家總論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

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其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

通萬方之義矣

字學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師古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

會意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風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冣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輙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隷書繆篆蟲書 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

所作也隷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隷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纒繞所以摹印章也虫書謂爲虫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　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葢傷其寖不正史籒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

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籒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傳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歴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天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合各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

續蒼頡又易蒼頡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敢疑在蒼頡下章三十四章中 凡二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作訓故并列焉漢志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黄帝蒼頡比類衆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

於竹帛謂之書故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别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歳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生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隷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隷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隷書

繆篆蟲鳥并槀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

附音韻之末今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内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授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魏衛恒撰四體書勢曰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藏祕府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衛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曰秦時李斯號爲工篆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

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其序隸書巳畧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爲大字邯鄲淳爲小字其序草書曰漢興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洪農張伯英因而轉精甚巧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彦和及

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案說文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古者子生六歲而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則文字之謂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秦焚燒先典乃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籒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母敬所作也大小篆並簡册所用也三曰

刻符傳也四曰摹印亦名繆篆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爲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於戈戟也八曰隷書始皇時程邈所定六行公府也漢氏因之至王莽居攝使甄豐刋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隷書五曰繆書六曰蟲書當代以教學童焉又衛恒四體書勢曰漢興又有草書不知作者蓋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籀及八分寫之魏晉以還隷文遂盛蕭子良古今篆隷文體有槀書楷書

蓬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奠書鳥書虎爪書偃波書鵠頭書象形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倒薤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蚊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體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

崔瑗草書體書體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人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左隸舊字是删草書之法蓋先簡畧應時

諭旨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
蔡邕篆書體鳥遺迹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
公綏隷書體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迹遂以成章閲之後嗣存載道義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藳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隷規矩有則用之簡易

漢許叔重作說文解字按後漢許叔重其字也叔重自序云叙篆文合以古籀愽采通人稽撰其說不相雜厠凡五百四十部南唐徐諧作說文解字繫傳又作說文解字韻譜　玉篇梁大同中顧野王撰　廣韻不知作者初隋陸法言作切韻唐孫愐從而增之是爲廣韻此合法言愐兩書列諸家增字訓釋名字於卷首崇文總目云蓋後人愽采附見故多叢雜宋朝王安石元豐間上字說二十四卷序云許叔重又於書之意時有所悟

因序錄其說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並館閣書目　晉宋隋唐風流之士攟摭於墨池曾不如兩漢經師之詁訓又不如周家之篆籀有裨於國家而訓詁發明於墳典銀鈎玉筯之難工何益於事爲哉已上策斷

卦演龍圖文開鳥迹周宣博雅史籀興古篆之文秦氏剗滅古文爰創隸書自著秦文肇興八體刻符兼於大篆摹印逮乎隸書兩漢因之張敞杜業講學於前揚雄豐甄校理於後魏晉以降始造新字字畫無端平之體

魚鳥增奔放之容 唐大詔令武后改元載初赦

蒼頡訓詁 杜林撰 三倉 李斯撰 郭璞解凡三卷

三倉訓詁 埤倉 張揖撰 廣倉 樊恭撰

訓纂成帝元延中召天下通小學者以爲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嗣續蒼頡中重之字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凡古今六藝羣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有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

杜林爲作訓詁

急就章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藝文志）皆蒼頡中正字

至隋唐經籍志始謂之急就章（館閣書目）唐顔師古爲之注

呂向連錦書唐呂向工草隷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髪然世號連錦書

張旭草書文宗時旭大醉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旭自言始見擔夫爭道又

聞鼓吹而得筆法觀舞劒器得其神后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顔真卿云

唐太宗出御府金帛求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僞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爲八十卷又得獻之張芝等書以正觀字爲印開元五年敕陸元悌魏哲劉懐信檢校分益卷帙元宗自書開元自爲印

唐書學唐取士之科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曰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

通十八寫第

許謹說文解　字林呂帆字林

字統揚承統　字苑馮幹括

玉篇梁大同九年顧野王撰本唐正元元年富春秋增

加三十卷祥符六年陳彭年校勘增廣

書苑景祐三年十月國博士周越上所纂集古今書所

更體法名曰書苑凡二十九卷

雍熙廣韻太宗端拱二年六月丁丑詔以字書之學歷

代編録爲繆實多命太常博士向中正著作郎吳鉉等考古今之同異究篆隷之根源其新定雍熙廣韻一百篇宜付史館

雍熙重脩說文雍熙三年十一月右散騎常侍徐鉉等表獻新校定說文三十卷先是上留心字學以說文差繆學者無據乃詔鉉與向中正重加刋正至畢上覽嘉之故爲下詔賜器幣有差

温公類編如玉篇而釋注加詳

韻學類

聲韻李登撰 唐藝文志

韻集呂靜撰 見唐藝文志

韻畧陽休之撰 唐藝文志

四聲韻畧夏侯詠撰凡十三卷 唐藝文志

四聲部二十卷張諒撰 唐藝文志

韻篇趙氏撰 唐藝文志

切韻五卷陸慈撰 唐藝文志

切韻十卷李舟撰唐藝文志

韻音二十卷蕭鈞撰唐藝文志

顏真卿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唐藝文志

周思言音韻

李季節音韻

杜臺卿韻畧此二書見廣韻序唐藝文志不載

廣韻隋陸法言取諸家音韻而定之爲切韻五卷劉臻

顏之推等同撰集長孫訥言箋注關亮薛峋孫愐等增

加字宋朝景德四年刋正大中祥符元年命儒臣增損改爲重修廣韻

孫愐唐韻五卷出唐藝文志即廣韻也其序曰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注有差錯文復漏誤乃補遺闕具爲訓解名曰唐韻

切韻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欲使文章麗則韻調精明於古人爾

吳棫毛詩叶韻補音序曰少聞元城宰臧謀之言曰詩

韻無不恊者如來之爲𪀚慶之爲差馬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以見定爲一家之學今釋文是也至開元中脩五經文字我心慘慘書爲懆音七到反伐鼓淵淵書淵爲鼘者於巾切皆與釋文音訓有異乃知明德之學在當時亦未必盡用而詩音之亡或有所自矣

廣韻序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字

陸法言撰本　長孫訥言箋注　儀同三司劉臻

外史顔之推　著作郎魏淵　武陽太守盧思道

散騎常侍李若　國子博士蕭該　蜀王諮議參軍辛德源

吏部侍郎薛道衡已上八人同撰集

郭知玄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

關亮增加字　薛峋增加字　王仁煦增加字

祝尚丘增加字　孫愐增加字　嚴寶文增加字

裴務齊增加字　陳道固增加字

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悉纂畧備載卷中勒成一部進上以今聲調既自有别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

文字肁興音韻乃作蒼頡爾雅爲首詩頌次之則有字統字林韻集韻畧述作頗衆得失互分惟陸生切韻盛行於世然隋珠尚纇虹玉仍瑕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刊正何以討論

輙罄謏聞敢補遺闕兼習諸書具爲訓解州縣名號亦據今時字體從木從才著亻著彳施攵施支安尒安禾並悉具言庶無紕繆其有異聞奇怪傳說姓氏原由土地物產山河草木鳥獸蟲魚備載其間皆引憑據隨韻編紀添彼數家勒成一書名曰唐韻蓋取周易周禮之義也及按三蒼爾雅字統字林說文玉篇石經聲韻聲譜九經諸子史漢三國志晉宋後魏周隋陳宋兩齊書本草姓苑風俗通古今注賈執姓氏英賢傳王僧孺百

家譜周何潔集文選諸集孝子傳輿地志及武德已來

創置訖開元三十年並列注中

六十字祖　因煙　人然　新鮮　錫涎　疑姸

零連　清遷　賓邊　經堅　神禪　秦前　寧年

寅延　真氈　娉偏　亭田　澄纏　平便　擎虔

輕牽　稱燀　丁顛　興掀　興掀　汀天　汀天

精箋　民眠　聲羶　刑賢

顧野王撰玉篇總三十卷陸法言著廣韻幾四萬言五

音之呼吸四聲之清濁毫釐靡差纖悉備載然其正韻反音罕有知者今舉其宏綱撮其樞要纔六十字而四字無文止五十六字而已便而易見簡而易知學者當留心熟讀周流萬遍將見隨觸而長不約而至雖求字於篇韻之外豈難知哉

羣書考索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卷十二　　宋　章如愚　撰

正史門

史記類

太史公名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師古曰誖惑也各習師法戍於所見誖者布内反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夫陰陽墨儒名法道德

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也嘗切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技業也師古曰拘曲礙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愽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别不可易也師古曰易變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難盡用然其强本

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師古曰劉向别録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古贍字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總取也音于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

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川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見司馬相如傳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牁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

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名在地理志汶音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懌阨困蕃薛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坡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畧邛筰昆明師古曰筰方各反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師古曰與讀曰豫發憤

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歳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

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隳先人所言師古曰隳毁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

禍幽於纍紲師古曰纍繫也紲長繩也纍音力追反紲音先列反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辠師古曰喟然嘆息貌也音丘位反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者約屈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獲麟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歴差殊異

代則難以明辨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黄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輔義俶儻不令已失時師古曰俶儻大節也俶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

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二音揲謂裳下褏偞李奇曰藝六藝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協六經異傳齊百官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藏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以竢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竢古俟也遷之自叙云爾師古曰自此前皆其自叙之辭也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也而七篇鈌有録無書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漢書舊儀注曰

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漢書注曰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有怨言下獄死按班固漢書遷本傳云遷遭刑之後尊寵任職爲中書令此云下獄死不知何據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失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

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十二紀以序帝王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序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晁志

紀遷紀五帝或以為遷好奇之過殆未深考五帝紀多采之大戴禮尚書孟子當漢初異端紛亂之時而遷乃卓然有見於聖賢之餘論其贊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又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此豈淺見之所能識

哉或曰孔子叙書斷自唐虞而遷紀於黃帝然觀三代世表則帝王之世皆出黃帝此其旨歟又曰遷紀遺羲農而黜少昊蓋黃帝高陽高辛子孫代有天下而少昊之後不傳周禮六樂亦無少昊之樂易叙古先帝王亦不道也五帝紀大抵皆述其上敬天時下敬民事使萬物各得其所其與書所載羲和之事同一意也　其贊夏紀序孔子正夏時其贊商紀序孔子善商輅豈非夫子損益四代之意乎　氏族古之大事夏商二紀贊皆言

之

周紀自平王東遷以前皆紀周事東遷以後方與諸侯雜記凡齊威晉文秦穆楚莊晉悼之事莫不具載此所以見伯統與王室相爲盛衰者也雖然孔子何與於周室其卒也亦與威文並書何也蓋孔子之存亦足以維持周室至於孔子之卒則周室可知也　五帝本紀既歴叙其世系相因之本末而三代世系之所自出復總而叙於五帝之末篇以見帝王之治體相承而出於一也至秦始皇則别而爲二紀者其矜武任力恣行

弗顧無復三代之源流五帝之爲一紀分而合者也秦之爲二紀合而分者也　列后項羽之列於本紀何也懐王既泯而項羽主命惠帝幼弱而呂氏擅朝從其實而紀之也然羽紀乃以高帝紀年明天命之有所歸也呂紀以惠帝紀年明母后之不得專國也

表史遷雖變編年之法而編年之意吾於表猶有攷焉

十二諸侯年表敘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界江淮秦國雍州之固則知先王名山大澤不以封之意　高祖

功臣表正欲見初之所以封後之所以廢至太初而見侯五人則其待勲舊而興滅繼絶者可見矣高祖侯者則以功臣言景武以來則但書侯者其意深矣而班固表槩曰功臣其未思乎

書禮樂律書其叙具在禮書云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哉以見禮非外來因人性而品節之也樂書言唐虞賡歌之戒成王作頌有懲艾之心以見樂非以為樂所以節樂也律書之附兵即師出以律之旨而六律所

以爲萬事之根本也三書皆有其叙自叙而下草具而未成者也河渠書大抵謂河之患可以疏導而不可以壅塞此所以悲瓠子之事而作河渠書封禪書所以見武帝之欺天平凖書所以見武帝之窮人天人之間俱受其害則其所以譏武帝者不待武帝紀而已可見矣平凖書大抵叙武帝承富庶之後不能制欲始開邊隙國用既竭復斂於民斂之既足又復出師費耗已甚又復重斂此所以致海内之虛耗也武帝將厚斂於民故

必嚴刑於先遷所以雜紀刑法於此書者其意深矣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蓋稅斂薄則刑罰可省耳不然則痛刑以威之然後可以奪民生衣食之命欲斡鹽鐵則行左趾之令欲告緡錢則無平反之獄蓋二者常相關太史公深識此意不傳弘羊孔僅乃於張湯傳言興利之事不於用刑處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因而於平凖書說張湯杜周與弘羊更進用事之迹

世家之始於周何也封建之道成於周也首吳以著王

迹之興起於太伯之遜也次齊以著王業之成基於尚父之謀也次魯次燕以著王室之所由固而嘉周召靖管蔡之難也秦無封建之議故其臣不得列於世家孔子陳涉世家之作史遷之特筆也自春秋以來夫子維持王道之志不遂不極乎涉不止也漢世家首外戚以見自古治亂皆由乎内也楚漢之際諸呂之變七國之禍封建之助俱多諸王次於外戚而漢興功臣反屈於其後此周以宗强之意也蕭何之曰蕭相國曹參之曰

曹相國張良之曰留侯陳平之曰陳丞相周勃之曰絳侯又太史公深嘆將相侯王之權重而惜其後之不能繼也五宗三王之封辭少貶矣所以傷漢家藩屏之缺也
（蕭曹平勃皆爲世家而張蒼乃列於傳申屠嘉附於傳後自嘉以後皆不書矣）

傳伯夷居傳之首貨殖爲傳之末至於序孟子一傳則首歎功利之弊以爲利誠亂之原也觀乎此則豈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富貴而羞貧賤者乎　屈原賈誼之同傳或曰曠百代而相通者

心也或曰史遷感憤怨懟托人以見意也是未必然也離騷湘鵩之賦豈徒悼志業之未遂壽命之不長哉楚之亡也以不聽屈原而漢事之缺以賈誼之夭二子之存亡所繫何如哉　匈奴傳贊云惟在擇任將相哉而繼以衛霍公孫洪傳者明武帝之將相若此也又繼以主父偃徐樂嚴安傳者以三子皆以伐匈奴諫也彼三子者武帝猶不加罪焉以是見帝之猶可言也而公孫衛霍之深可罪耳司馬相如之厠西南夷傳後張騫之

附大宛傳後是皆遷之深意也　酷吏傳始於晁錯以見漢初寛大之意始變也郅都固異於錯而公廉不私之意尤足尚甯成郅都而廉不如其後事益多而民巧法此一時也自趙禹張湯定律令而用法益刻不特吏深刻而法益峻此又一時也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自義縱王溫舒之徒以斬戮為常至流血十餘里無復用法矣觀太史傳其次第可攷也

太史讀功令而嘆蓋以古者教人非區區以利祿誘

天下也高祖未遑庠序文景尚刑名武帝慨然有興儒學之意而公孫弘以春秋爲三公而天下向風則亦不免甘心於利祿然太史公於諸儒中自申公而下所取者亦七八人葢以爲漢儒固不足取然分章析句使六藝之傳不泯數子之功也班固贊儒林説五經傳授之盛歸於勸以官祿夫豈知固之所美乃遷之所嘆者歟日者龜策一事也而異傳何哉日者以志其人也龜策以志其事也　史記君臣謀議將相功勲紀多不書必

侯其臣沒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自可謀議功勲也尚書雖無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臯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又遷創紀傳所紀一事或分爲數處比於編年則文繁矣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係唐論序

諸家論史記得失索隱曰按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畧述律而言兵遂分歴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

策文以續此論　本傳贊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　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　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牴牾　如淳曰牾讀曰迕相觸迕也師古曰牴觸也牾相支柱不安也牾音悟　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　師古曰頗普我反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傳貨殖則

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賢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著書傷矣敘游俠之談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有差可謂辨矣而莫不

各當其實是得於辨而不華也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栗漆竹以至籍槀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是得於質而不俚也上自黃帝下迄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纔五十餘萬言豈非得於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紀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采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述漢楚春秋豈非得於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於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與之執鞭兹得於不虛美也陳平之謀略而不諱其受金

之奸張湯之薦賢而不畧其文深意忌之酷茲得於不隠惡也　世家所以紀系緒也臯陶雖封於六仲山甫雖封於樊申伯雖封於謝而子孫功烈不多見於春秋伊尹則由陟而下無聞傳説則神騎箕尾而去至召虎則似召公焉加之世代綿遠經傳無可考故遷皆不敢輕為之傳況世家耶若周公之後封於曲阜召公之後封於朝鮮皆傳數十世魯至戰國而始微燕至秦世而始滅其家緒之傳可得而攷遷安得而不為之立世家

耶此遷之史見於特書者然耶傳者所以紀事實也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子胥又吳之忠臣其功烈暴白於天下其姓名焜燿於當時遷皆爲之立傳固宜矣至子産之相鄭其事業概見於鄭之世家又見於循吏傳是不可謂沒其實矣史遷復爲之立傳則是子産二傳也范蠡之相越其事業槩見於越之世家又見於貨殖傳是不可謂沒其實矣史遷復爲之立傳則是范蠡二傳也此遷之史見於附書者也伯夷聖之清柳下

惠聖之和其制行一也然伯夷則崇遜以立教采薇而全節寥寥千載之下聞其風者猶能律貪化頑故韓退之特爲之作頌而謂聖人萬物之標凖此則伯夷故當冠列傳而下惠則有所不必書也列禦寇之學老聃莊周之學列禦寇其傳道一也然老莊之書一則齊物我一則應世變出入吾儒之道而反畔之至禦寇則流風遺書類多冲虛之說故仲淹言虛無長而晉室亂亦止及老莊如此則老莊固當列於傳而禦寇則有所不必

書也墨子之道固不足取然善守禦足財用遷亦嘗附書於荀卿之傳後以小道可觀固耳至别之六家者豈遷之意以其兼愛無父故擇名實之似使之不得以亂吾道之真然則遷不爲之立傳誠知其有所不可也丘明之書誠有可取故是非與聖人同嘗見取於劉歆矣然書可取而史不之録者豈遷之意以其依經作傳能自標致故人將讀其書而知其爲人又何待於作傳而後顯然則遷之不爲立傳誠知其有所不可也雖然遷

之史為例如此矣豈偶然者耶攷之他傳與世家皆然也若太公之封於齊康叔之封於衛是亦周召作世家之意也若司馬相如之次西南夷汲黯鄭當時之次循吏傳曰是亦子産范蠡附見鄭越世家之意也三仁一也微子抱祭器以歸周以存商祀遷列之宋世家者豈不猶伯夷獨冠於列傳而下惠不録歟陳軫犀首亦説客也蘇秦張儀以縱横取功名遷列之傳而軫首不傳豈不猶列禦寇不録歟揚朱與墨翟同害教朱之不傳

翟之不傳也宜矣丘明與公穀同釋經公穀之不傳丘明之不傳也亦宜矣夫遷以良史之才其爲史每每如此孰謂其脱畧耶三山要畧　太史公進孔子於世家班老聃於申韓意非黨於黄老首夷齊於列傳意非抑於處士也如吳太伯爲世家之首伯夷居列傳之先至於貨殖傳在傳之末平準書在書之終此正是孟子意思　昔司馬遷述史記自皇帝至於獲麟成一家之言其論大道先黄老而後六經所以矯漢氏之尚黄老也

其序游俠退處士而進奸雄所以矯羣臣之齷齪也其述貨殖則崇勢利而卑貧賤所以激武帝之興利也葢遷雖橫就刑戮處汚俗之中困於心橫於慮憤激之氣形於簡策故其言每過直而不自知焉雖然遷之矯枉過直而未嘗不微見其意焉其叙傳固先黄老矣而又曰先人有言孔子卒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其在兹乎此所以見尊六經之本意也其傳游俠固進奸雄矣而又曰原憲獨行不合於世疏

食不厭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所以見其進處士之本意也其傳貨殖固崇勢利矣而又曰俗之所漸民久矣雖户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所以見其輕利勢之本意也　論六家於儒不深取論道家甚詳不無所病意者習見漢初之事曹參以清淨治天下而百姓無擾自後儒者出來變更紛紛擾擾而卒無補太史之所以病儒者非果以儒爲非乃陋漢儒耳不然則太史公說詩書禮樂春秋以爲學者至今則之夫豈以儒者爲無益

哉觀史遷與董生論春秋一段亦可謂識得儒者　唐劉知幾史通曰史記者紀以包舉大體傳亦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書以總括遺漏此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此所以為短也黄池之事世家先晉而周紀先吳齊王傳云齊王使侃午治琅琊王發其兵而琅琊王傳云瑯琊引兵與齊王合謀　紀稱虞舜見阨陘空而出文王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傳言宣尼既殂門人推奉

有若如此之類皆遷之失遷采摭尋訪文獻之備如此
魏世家則以因遊大梁於墟中感而得之如作伯夷傳
則因登箕山之上見許由冢而悲之過梁而求問東門
可以知魏公子焉入楚而立觀故宮可以知春申君焉
如傳荆軻云始公孫季公董生與夏無且由具知其事
爲余道之此以董生而傳荆軻之事也如言蘇建語余
曰吾嘗責大將軍擇賢人將軍謝曰人臣遵職而已此
以蘇建而傳衛青之事也如欲傳張良而見其畫圖狀

貌如欲傳韓信而見淮陰人言以至據國語采世本約
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此乃采摭尋訪文獻之備如此三
埸指南
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莊王實
乃諸侯而名隷本紀項籍僭盜而死未得成君安得諱
其名字呼之曰王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
帝號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國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陳
勝起於羣盜稱王六月子孫不嗣而以世家爲稱三晉
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前後一統俱歸世

家齊列東帝抗衡西秦高祖六國而沒其本號惟以田
元制名　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三百篇伯夷
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爲居
高位者非關有德者按史之所書有其事則記其事無則
闕尋遷之馳騖古今上下數千載考其先後隨而編次
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爲
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
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其一科而

乃異其篇目分爲數卷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歴覽東西南北事覈事簡是稱實録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班固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論語舊説至管晏列傳則不取本書以管子晏子以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按論語行於講肄列於學官重加編勒袛覺繁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録可取而不取未覩厥義

至述儒林則不取游夏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政事於貨殖傳獨以子貢居先掩惡揚善既忘此義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史記本紀曰瞽瞍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難曰其意以爲舜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竄形入壁之類非若姬伯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茍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太史公曰黄帝堯舜佚事時時見於他説余擇其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若如所述豈可謂雅耶仲尼弟子傳曰孔子既没以有若似聖人有若無以

應雨具之問弟子起曰此非子之坐難曰有若名不隸於四科素無階於十哲尼父既沒取以爲師不荅所問始令避席何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相欺詐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作史仍習其言曾無先覺悲夫　揚雄病其多變好奇　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

張守節正義序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

語采世本戰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子史上起軒轅下暨大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隂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筆削冠於史籍題目足於經邦　次舊史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

司馬貞索隱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

申釋文演注又重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太史公好奇而詞省故事覈而文微矣微可信也學者多未究班氏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兼采衆賢羣理畢備其旨富其辭文近代諸儒共所鑽仰

史記音義集解晉宋間徐廣作音義裴駰作集解合八十一卷出司馬貞索隱後序

劉伯莊音義劉伯莊以正觀初於弘文館講授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畧

司馬貞補史記今輙採按古今仍以裴爲本兼自見愚管重爲之注號小司馬史記本序太史公古之良史也家承二正之業謂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太史公乃其後也人當五百之運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兼以代爲史官親當圖籍慨春秋之絶筆傷舊典之闕文爰自黄帝訖于漢武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父作子述其勤至矣夫以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自左氏之後未有體制而司馬公

補立紀傳規模別為書表題目如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世家載列國而有外戚謂外戚不當在世家邾許春秋次國畧而不書邾姬姓許姜姓二國亦多有攻戰會盟事張吳敵國蕃王抑而不載吳為長沙王吳芮傳國數世太史公不書張則未詳並編錄有闕切所未安及列傳所著有管晏及老子韓非管晏乃齊之賢卿即如其例則吳之延陵鄭之子産晉之叔向衛之史魚盛德不闕何為蓋闕謂管晏既書此數君子亦不可不書也

伯陽清虛爲教伯陽老子也韓子峻刻制法韓非也靜躁不同德刑斯舛靜德謂老子躁刑謂韓非今宜柱史共漆園同傳柱史老子也漆園莊周也謂此二人宜同傳公子與申君並列公子謂韓非諸公子及申不害與商君同傳可不善歟然其網絡古今網絡猶網羅也敘述懲勸異左氏之微婉杜預左傳叙曰春秋之稱微而隱志而晦逹而成章懲惡而勸善有南史之典實左傳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兄弟死

者二人兄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殺執筆以往聞已書乃還所以揚雄班固等咸稱其有良史之才蓋信乎其然也

蘇子由古史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爲七十紀十六世家二十七列傳謂之古史

裴駰集解考校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徐廣研核衆本爲作意義具列異同今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

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内譬彗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本序

徐廣史記音義　鄒誕生史記音釋

裴駰集解史記　許子儒注史記

劉伯莊史記音義　徐堅注史記

李鎮注史記義林二十卷　陳伯宣注史記

韓琬續史記一百三十卷　司馬正史記索隱

劉伯莊撰史記地名　張守節史記正義

竇羣史記名臣疏　裴安時史記纂訓

衛颯史記要傳　張瑩史記正傳

譙周古史考　葛洪史記鈔

羣書考索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楊景猷

羣書考索卷十三

宋　章如愚　撰

正史門

西漢類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

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甞又以爲司馬遷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刋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令此後篇慎覈其事齊整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

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

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學大義而已　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隷從事孟

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臣謂司馬遷也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紀綴輯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

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具四時以立言如春秋之經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及竇憲敗固先自免官洛陽令种兢心銜固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班固非有漢羣祀三十六篇議對十九篇則孟堅郊祀志何所攷證而作也非有漢著記百九十卷大年祀五篇則孟堅十二帝紀

何所攷證而作也作董仲舒傳則知有仲舒繁露作劉向傳則知有說苑作陸賈傳則知有陸賈新語固之條例有司馬遷作之於前而已放之於後其所變者不過增八書耳　史通云史記止太初其後劉向劉歆馮商揚雄之徒撰續迄哀平建武中班彪以雄歆僞褒新室乃採摭作後傳六十五篇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乃起高皇迄王莽十有二世三百三十年爲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凡百卷史通云班固漢書全同太史太初

以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畧之辭章帝初固坐竇氏事卒於獄書頗散亂帝詔其妹昭與馬融等就東觀緝校今八表及天文志其所補也史通云乃詔馬續所作也而古今人物表尤不類本書漢服虔爲音義又有音灼臣瓚等說蔡謨固附著之而唐顏籀爲注范曄後漢書班固著續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劉昭補志序云續志昭表以是推之八表其班昭所補天文志其馬續所成之歟

紀固述文景武宣諸贊皆詑其政治制法之盛至贊高祖獨推其世系何也觀彪王命論未見運世無本功德可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即彪之辭揆固之贊遠推堯運以見非逐鹿幸捷而得之所以杜亂臣賊子窺伺之意深矣史遷贊帝引三代忠質文之偏環繼以秦不能改漢興得天統矣又繼之以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意謂漢已接三代之正統猶用亡秦之陋典惜之也固贊未免溺於後世符瑞之習迂怪之論

堅漢紀不書丞相除拜於死必書自申屠嘉既死之後而陶情等皆不書其有以哉　紀所以提萬事之綱孟堅於武宣二紀大抵纂述詔文及行幸爲詳而治本所在幾缺不載武帝峻刑之主而紀無嚴酷之迹宣帝基漢世宦官外戚之禍而紀曾不記許史弘恭用事之因原孟堅之意正以見於刑法及外戚佞幸傳故不復重出

表固之功臣表則有深意高祖約非有功不侯而景帝

始亂之自高至文爲一表自景至哀為一表以見家法之變自景帝始至外戚侯表則目之以恩澤明其僥倖而得之此固之得也　人物表離爲九等第其高下樂王鮒從君者也而與於仲氏之列三等祝鮀佞人也而列於君子之次四等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第二等曾參冉有第三等士會范武子一人也以武子名則列於二等以士會名者則列爲四等王翦爲虎傅翼者李悝爲國闢草萊者而謂之上智墨

翟以辯商鞅以法禍天下而列於中上李朴子列傳

或曰八表未具而固卒後人續之耳故人物表尤爲不倫者非固之過雖然固未具八表而表之名固立之矣以漢人作漢史不應尚論古人物也不特此也貨殖傳自陶朱子貢而下皆列焉雖曰祖馬遷之遺獨而遷著作乃自陶唐以迄獲麟而固則述漢史耳班氏古今人表仰包億載列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若孔門達者顏冉殆庶至於他子難爲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

仲弓而退冉有牛弓在二等參有在三等敘晉文之呂位也舟之僑爲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爲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舞陽居末斯並是非瞀亂　固贊馬遷貶其叙唐虞以前之事然固表所載女媧方雷乃以空名次於羲黄之間夫以是責人矣而已蹈之何也蓋人物表出於曹大家志所列非固責也志孟堅十志綱羅詳矣而獨於兵缺馬乃附見於刑法何哉反覆漢事而知之漢官凡稱尉者皆掌卒徒廷尉

刑官也而亦以尉稱中尉兵官也刑獄之事實得同領豈古者兵刑同制之意乎　食貨志曰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宜載諸刑法志而固於食貨志及之推固之意所以譏漢之用刑大抵與民爭利至刑法志乃曰孝武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徵發煩多百姓貧耗又曰令饑寒並至此刑之所以審也然則二志之文自相表裏蓋亦微而顯歟　班列儒

者於九流正以不知儒故也漢儒祖叔孫通故漢輕儒後以公孫弘倪寛爲儒班固謂儒於道最高自謂尊儒不知與九流並列已非矣八家皆儒之一偏一曲豈得而並言哉　班固五行志每叙一災推一怪董仲舒京房之説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史通天人之交休咎之證爲可誣也將以五行傳爲可盡廢則失警戒脩省之助茍以五行傳爲可盡用則又非格王正厥事之本惟書其事而不著其應此春秋之微

意也　西漢二百一十餘年日食乃至五十有三以文景之詔其日食乃至十有二焉班固於他帝輙書其應於文景獨書其食而虛其應　班固地理全寫禹貢盖以水濟水徒有其煩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錄其章名如地里爲書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　班氏著志抵忤者多在於五行蕪類尤甚今條其錯誤定爲四科四科之中疏爲科目其第一科曰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傳文錯相併二曰春秋史

記雜亂難别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第二科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證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畧無準第三科釋災多濫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榷前世全遺故實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唯的無主四曰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神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默無

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臆第四科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

傳孟堅記傳惟儒林循吏酷吏等各以序冠於首其餘則無之至於王貢龔鮑傳首乃特爲之序而以四皓鄭子真嚴君平等先之是殆表而出之之意歟　不曰后妃傳而曰外戚傳志漢外戚之擅權也元后别立傳

禮樂湮微漢世大缺也固則志之以爲叔孫綿蕞循見

於倥偬不暇給之初而賈董王吉之所建白乃委棄於治平無事之日則文帝宣武諸君不得不任其咎前後條列而抑揚實寓焉所以重禮文多缺之羞也　外戚預政漢世大變也固則傳之凡姻聯攀附悉皆紀錄以傷后族之强盛至若衛霍以軍功顯名史丹以功德自致馮奉世父子以才能居位罔不表見又從而爲之辭則曰數子之外皆夤緣以幸富貴者槩而用之此漢禍之所以日蕃而固之所以重傷也二者漢之大故不敢

顯然以詔來世寄意悠遠而後之深於史者得以覽視焉　范曄譏固飾主闕不知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曲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晁志　田叔節士欒布一節季布豪俠相去遠甚夫以囚奴苟活之人而齒於視死如歸之士此華嶠所以得議其排死節而否正直也　孟堅贊王章曰不量輕重以陷刑戮贊何武王嘉又曰武嘉區區以一蕢障

江河班彪贊翟義曰義不量力懐忠憤發以隕其宗此所以不免范雎之譏也　漢三年酈生説高祖據敖倉及請説齊此一時事也班固合爲一劉向則分而言之或者固欲省其文或者向欲條其事蓋未可知也學者觀之要當知其請據敖倉及請説齊皆生之謀也已何必泥其或分或合哉神爵中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此固所記也荀悦又以爲五十斛或班荀聞見之殊或前後傳寫之誤皆未可知也學者觀之要當知其百石

以下之俸皆宣帝一時所增而已烏可强别其孰是孰非哉董仲舒以賢良舉見於武帝建元之初公孫弘以賢良舉見於武帝元光之後二子之傳悉之矣而武帝本紀又併於元年而言之固之意或以互見或畧言之亦未可知也學者要當知二子皆以賢良進又知武帝賢良之舉所得者二人亦足矣何必以先後而疑之哉至於封髙廟功臣之後置武威酒泉之郡與夫主父偃嚴安徐樂之上書攷之於志驗之於紀又攷之於傳雖歲月

之訛亦無害於理學者觀之能觀其意而畧其文可也

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餘親其事迹尤異者則全入他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詩於楚至孫戊亡按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别使分楚王子孫於髙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荆並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 長卿之

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諭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奬有長奸詐而前漢史中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　漢書東方朔傳委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沒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畧故世莫知之　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元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

失也
褒貶公孫弘矯飾之詭行則實其釣名之言東方朔詼
諧之詭談則鄙爲滑稽之雄此不激詭之體也蓋寛饒
之事主彼抗言而爲狂悖者也則以爲邦之司直梅福
之去官彼抗節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爲尚有典刑此不
抑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雅而及於臨卭奔亡之事則以
爲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堂聲色之樂則以
爲乖僻之箴此瞻而不穢之體也賈誼政事之書載其

萬言皆切於世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詳而有體之證也

遷固得失總論類

古之爲史者舉其大綱而已堯舜二典是也其後爲編年以序事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至司馬遷始創紀表書傳之體馬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譏其失古史之體當矣然遷固爲可並言哉遷之學雖未粹感憤舛駁往往有之然二帝三王之統紀周秦楚

漢之世變孔子孟子之所以異於諸子百家者於其書尤有考馬髙氣絶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後之爲史者殆未易窺其涯涘也固特因遷之規模而足成之耳其竄定遷史諸篇漢初豪傑之所存尚未深究況於前此者乎司馬正索隱曰班氏書近代諸儒共所鑚仰其爲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夫史詩殘文斷句尤難究詳古今爲注解者絶希此遷所以慨然發可爲智者道之嘆也　王充著書既申班而屈馬張

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爲彪文義狹陋紀者詳觀者以爲甲太史公之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遷敘三千年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其煩省之不敵固有以知之也然則二書互有脩短張晏云遷沒後亡龜筴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穿穴而去宣尼既殂門人唯奉有若其言爲鄙又甚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搉漢史雅重班才唯譏

其本紀不立少帝而輒編髙后按少帝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吕后輔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戚　班固之譏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傅元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　史記十表意義洪深殆學者多不能達三代世表以世系爲主所

以觀百世之本支也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以地為主故
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侯年表
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漢興
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
也以百世本支言之黄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為經
以子孫為緯則五帝之代皆出於黄帝可知矣周成王
之後詳列諸侯以世為經以國為緯則親疎之相輔可
知矣帝顓頊以下周武王以上有經而無緯止列世系

而大治亂附焉則正嫡旁支之繼統皆可知矣以天下大勢言之如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耳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王太原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敖王趙彭越王梁高祖兄喜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强弱亦畧相當也如高祖十二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高祖兄子濞王吳高祖子長王淮

南高祖子建王燕高祖子如意王趙高祖子恢王梁高祖子友王淮陽高祖子恒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同姓甚强而異姓絶無而僅有也不以得失言之如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二則時之守典章待舊勲熟執得孰失皆可知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二國太初已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孰緩孰急皆可知矣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侯者四元朔

侯者二十元狩侯者十三皆以匈奴封元鼎侯者十六以匈奴南粤封元封侯者十七以東越甌駱南越朝鮮西域封則時之用兵孰多孰少皆可知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元狩侯者二十五元鼎侯者三則時之分封諸侯子弟施行次第皆可知矣以君臣之職分言之如高帝元年大事記沛公爲漢王之南鄭還定雍而相位書蕭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苛守滎陽高帝九年大事記未央宫成

置酒前殿帝親奉玉巵上太上皇壽曰今臣功孰與仲多而相位書蕭何為相國御史大夫位書周昌為趙丞相則君臣之職分或得或失皆可知矣彼班氏作漢史茍欲自出機軸盡變子長之例分異姓王同姓王為兩表漢初親疎相錯之意不復見同姓諸侯王表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下諸表廢國經年緯之制徒列子孫世數是特諸家之譜諜耳天下大勢當世得失泯然莫可考何名為表哉太史公諸侯秦楚之際月表此一時

也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此又一時也至於以節目論之則高祖功臣年表與惠景間侯者表異矣惠景間侯者表與建元以來侯者表異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似亦有以矣彼班氏分諸侯王爲兩表智不相近理固應爾至於王子侯起於高祖則史家之常例也至於中分西漢諸帝之功臣以高惠高后文爲一卷景武昭宣成元爲一卷特以卷秩重大析之耳别外戚恩澤侯自爲一表雖頗有意然其所發明者亦狹矣百官

公卿表上卷叙官制沿革固有益於後世若下卷所謂表者削去大事不記則所書者止於公卿拜罷月日而已并載九卿雖爲繁碎猶非其大失也古今人表以區區一人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聖賢愚智之等差其不知量亦甚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有旨哉　太史公作秦楚之際月表記其起事之人而不書元所以見當時自相雄長而無復君國子民之實也及韓彭英盧張耳韓王信吳芮皆載於漢興以來諸侯表

所以著漢世之所封而明藩屏之義也孟堅不達其意乃取秦楚月表自項羽封宰侯王之事併於異姓諸侯王表失之矣　太史公漢興諸侯表於王之初立必書元年所以見其君國子民之實也於諸王朝京師之際必書來朝所以見其尊君親上之義也孟堅於元年則不書於來朝則又互書失其旨矣　太史公於高祖功臣侯者作一表惠景間侯者作一表至建元以來諸侯復作一表極有深意觀高祖表繫以功成者謂其以功

而封爵也惠景間書侯而不書功謂其無功侯者多也至建元以後多以軍功封亦不書功蓋謂武帝之功雖應本約乃邀功生事之功而非創業比也孟堅分高惠高后文作一表景武昭宣元成作一表而例以功臣名豈其旨哉

孟堅表序謂孝文時有弓高襄城之封雖自外來本功臣後固至孝景始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帝黜其義初開封賞之科世儒謂是表始於景帝以其有非功而侯者也參以孟堅論觀之則作史之

初誠有是意然非功而侯非特自景帝始也太史公作惠景間表已嘗言之矣孟堅之言若此豈非以惠帝以來無功而侯者已見於外戚恩澤表而不復再出歟失太史公之意矣　漢高帝接秦而興雖不能追復五帝三代之統業然置宗正官猶有意乎明族屬也存三老職猶有意乎崇教化也念天下匈匈數歲而復役賜爵赦辠宥辜罷兵歸農猶不忘乎民隱也衣衾棺椁加惠士伍猶勤勤乎死生之數衡山閩越之就封猶知繼絕

世也以大牢祀孔子於魯猶知尊先聖也刻印銷印聽不旋踵猶有從諫如流之美也令賈人毋得衣錦繡操兵乘馬猶知辨上下定民志之義也赦田叔孟舒於侯藩而盡拜為郡守諸侯相捐四千户慰趙子弟而不以為惜則其恢弘磊落猶有帝王之度也十一年之詔招徠賢士大夫尊顯勸篤如恐弗及雖學焉而臣之義有未暇講而與我共安猶庶幾南山有臺之義也凡此皆班氏之所錄而太史氏之所闕也夫以高帝之興漢其宏綱大指固

不專在是而四百年間君子懐其道小人樂其生或者此其爲仁義公恕之實而太史氏或畧而弗錄或附見而不繫之一人之本何哉蓋究王迹之終始察人事之損益折中千有餘年之事變以俟後世聖人君子太史具焉而聖君明臣賢人哲士之令德雅行嘉言善論可以載之爲世訓者此則猶有頼於記事之功而有傳也三代而上事之不錄者何限猶有考信於六藝使秦漢之軼事無所托以信於後世將使後世何從而知之乎

班固之於史豈盡知之者哉而高帝之事獨因其縝密之工而得弗廢則有功於史亦多矣此遷固之史所以並傳也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遷固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其一曰隱而章二曰直而寛三曰簡而明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秦伐韓圍閼與趙王欲救之不

載焉具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具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具之王陵傳傳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具之匈奴傳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獨使蒙惡聲論北宮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簡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

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戰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爾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六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吳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非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因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

夷狄畜之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玁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絶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義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絶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必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而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自爲王則曰號謚

名而曰名之則殺一等矣此同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自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隱而章則後人樂得善之利直而寛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

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為能為春秋繼而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矣

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荅曰不然按太史公書上起黄帝下盡周末年代雖存事迹殊畧至戰國以下始有可觀然遷雖敘二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取史記仍去其日

者倉公等傳以爲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固異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劣耶　兩曜百星麗於元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常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異必欲列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史記作天官書讀者竟忘其誤班固以天文作志無漢事而隷入漢書降迄有晉迄乎隋氏其篇倍多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謹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志之可也若乃丹羲素魄之躔次

黃道紫宫之分野施於何代不可也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録中經梁任昉四部梁阮孝緒七録魏鄭默中經祕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近世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貳志前志已録而舊志仍書篇目如舊煩互繼出凡撰志者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録皆鄴下文儒之士讐校之司所列書名惟取當

時撰者習玆楷則庶免譏嫌班固之志五行每有叙一災推一惟董京之説前後相反歆向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者乎班固綴荀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

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爲美固序遊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

權其罪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

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及刑謂下蠶室然亦身

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

睫也

羣書考索卷十三